

怀 柔

——策划俘虏当特务

大井健太郎

（特搜班长 警佐兼地方保安局委任官）

1943年，扎兰屯的春天信息比平时来得迟，流经街南的雅尔河仍铺着薄冰，从兴安岭刮下来的风吹动着监牢院内树木的小树枝。火车站前附近，在石造的有一米宽墙的黑色房子里，我越过窗户眺望着外边。昨天晚上，由博克图警察署特搜班送来一个叫曲子明的人，我正在专心想着他采取的各种逼供办法。

咯吱一声，门开了，一个男子被李树浓翻译带到这里来了，看来大约三十二三岁，瘦瘦的但有一副坚强的骨骼，这就是曲子明。雪反射阳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紧闭着嘴站在桌前。我考虑一定要把这个家伙掌握在自己手里，使用柔和的声调试探他的心意说道：“听说你会画画，画一个看看。”

曲子明注视着桌子上放着的白纸，沉思了一会儿，静静地拿起笔，流畅自如地画了起来。在山麓，盛开鲜花的杏树上有一只小鸟，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有鸡啄食，前面小河的河水缓缓流着，船夫驾驭着小舟。一幅安静的风景画，大约不到10分钟就画好了，他放下笔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心

中暗自高兴：“不是画家，画得这样就不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是画不出来这笔画的，一定是工作人员。太好了，正中下怀。”我抑制住心中的兴奋，装作冷静地问道：“这是哪儿呀？”

看画入神的曲子明，用诚挚的语气说道：“这是山东我的老家。”

“是吗？很不错呀！”我说道。我让旁边的李树浓把这张画贴在墙壁上。曲子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画的画。我忽然正颜厉色地大声说道：“你在去年年底挑唆从锦州来的勤劳奉公队^①的人们，从副中队长以下全部逃跑了吧？”曲显出目瞪口呆似的脸色说道：“那样的事情，我还是昨天听说的。”

“什么？要是那样，这些家伙为什么逃跑了？”

“不知道。后来我听说是不给吃饱饭，违反规定，勤劳奉公队的人们才下山的。”

“甭装糊涂，我可有确凿的证据。你说：‘我们砍木头是为了军用。随着战争的进行，所谓配给的高粱和包米也不让吃饱，却让干活到深夜，有病也不让休息。有这样糟蹋人的吗？说是为了战争胜利，强迫分摊任务赶我们来，究竟是为谁的战争？’你不是这样进行抗日宣传的吗？他们逃跑不是你挑唆的吗？”我这样责问他说。

“我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你要有证据就拿出来看看。以前，博克图的警官也这样责问过我。他们说：你宣传了吧？那么招供吧。他们凶狠地打我、踢我，最后把我痛打

^① 勤劳奉公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迫日本人民和敌伪占领区人民组织的为日军服务的义务劳动队。——译者

一顿，直到灌凉水。就这样折磨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瞪大眼睛听我责备的曲子明说道。

“还要强词夺理吗？因为你不说真话，叫你受苦那是当然的。”我说。

“我是伐木工人，为了生活而干着自己的活儿，没有糟蹋我的理由。”曲倒竖着眉毛回答。

“什么？你是工人？说谎也得对碴儿，工人能画什么画吗？”我敲着桌子喊道。

“工人不能画画吗？我从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画，但是因为穷，不能自由地画。家里因为连续干旱歉收，怎么也过不下去，我才到东北来干活儿挣钱的。此后，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想吃的东西也不吃，把劳动的工资匀出来买笔和纸，偶尔画一画，甭管别的，只要这样我就高兴了。工人画画为什么就不好？我不明白。”曲哆嗦着嘴唇说道。

我感到有种强烈的压力，一旦胆怯就输了，于是连珠炮似的说道：“歪理一大堆，想逃脱是逃脱不了的。就说你的手，并不是那么粗糙呀。你是假工人，是共产党的好细，老老实实坦白吧！”

曲子明往前探出了身体，摊开双手，伸过来，一边晃动一边说道：“看看这双手，哪儿柔嫩？我从孩子的时候就干农活儿，自从到东北以后，当土木建筑的日工挣钱。在抚远捕鱼，后来在黑河修铁路。我听说伐木收入好，受到这种欺骗，去年秋天来到绰尔的山上。来了一看，与合同完全不一样。干到深夜，精疲力尽，物价又逐渐高涨，不要说画画，连饭也吃不饱。就是这样，我也继续忍耐着干。”

我想讲道理，但怎么也不行。这个混蛋，对他太温和了他反而更加胡说八道。用一般的手段应付不了，那就得试试

用拷问的办法叫他招供。想到这里，我便从桌子里取出警务司分配来的电池感电器的木箱，气势汹汹地大喊道：“伸出手来！”我在他的指尖缠上了电线，刚一缠上，他指尖就抽动起来。他把手缩回，我赶紧把那只手强拉过来，又粘住了。就这样，头、脸，不分哪里，都给粘上了。我看到曲只是稍微吃了一惊，并没有多大痛苦，便和旁边的特高股的清水说道：“这家伙是个感觉迟钝的东西，用这个没有多大效力，下面是水攻。”我让他准备用蒙古人武力监视。

“我不去！”曲拒绝前去。我硬把他拉走了。大家一齐动手，在做好的长凳子形拷问台上把他仰面按下去，绑住了两手和两腿，从鼻子和嘴里不间断地徐徐灌进水去。曲不能喘息，痉挛地抽动着手足，摇着头，痛苦地挣扎。

“怎么样？还是不说吗？”我狠打着他的头。他噗噗地吐着水，“哎呀！”痛苦地叫道，“我是工人，为什么你们这么虐待我？和我有什么仇吗？”他断断续续地控诉着。

“不想听那种抱怨的话，只要你把怎么做反日宣传的事说了就行了。喂，清水，接着干！”我说着就把水壶递了过去。那人虽然把灌进的水噗噗地不断吐出来，但是每呼吸一次都咕噜咕噜喝进了水。横倒着让他吐水的时候，他已奄奄一息了。然后，我硬拉着他那完全湿透的棉衣后脖领，把他扔进了牢房。

第二天早晨，我问监视的棚町：“那家伙，吃饭了吗？”

“昨天的包米饭还一点没动。”他这么答复说。

“是吗？在那种体力条件下，不久就一定会说出真心话来的。”我呻吟着，把曲硬从牢房里拉了出来。曲哆嗦着变成紫色的嘴唇，用陷进眼窝的眼睛凝视着我。

“怎么样？如果说了真话，就不让你受苦，就算完了。”

如果不说，就还要整呀！”

“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曲顶撞着说。

“是吗？你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这一次稍微给你点温暖的。”我说着，从桌子取出粗粗的线香点上火，伸过去往他额头上烧。在这一瞬间，“啊”的一声，他把脸扭向右边。在旁边的清水说道：“就这么点儿，还烫吗？”清水用两手把他的头使劲拧着，让他朝着正面。我来回追赶着他“啊啊”喊叫时躲开的头。我不管是他的额上还是哪里，一个劲儿地在他的头上胡乱烧着。

“你不是人！”曲疼得难以忍受地大喊道。他突然踢着地板站了起来，瞪着我，紧握着拳头。这是个举止傲慢可恶的混蛋，我狠揍他的脸。

“再给你点厉害瞧瞧，伸出手来！”我说着，拉住他的手，压着手腕，把线香顶在他的指尖上。曲哆嗦着手用力躲开。我抓住他的手拉到跟前，让清水用棒子压住手腕，用火头顶着指尖，指尖的颜色逐渐变成紫色。

曲子明把脖颈往前弯着，哆嗦着身体，咬牙切齿，气喘吁吁地用尖锐声调很快说道：“畜生！你们为什么把我这样一个无辜的人痛苦地折磨死呢？”

“什么？只要说了宣传的事就放了你。”

“那件事完全是说谎，我什么也不知道。”曲说完就闭口不言了。

我焦急地考虑，总得想个办法掌握住他。“要是那样顽固，就没法子，只好让他尝尝厉害。”我把他的两手向后扭转，连同他的两腿一起五花大绑，在腋下穿进棒子，吊在拷问台上。眼看着曲的额头上渗满粘汗，眼也翻了上去。“哼哼！”他难受地呻吟着。“已经是适当的时候了。”我这样

想着，走到他的旁边插着他的头说：“怎么样？不说吗？”曲刚把脸抬起，便呸的向我唾了一口唾沫。“这个混蛋，到什么时候也不要脸！”我说着打了过去，然后就让他很痛苦地忍受着，放着不管了。

这样大约经过半个钟头，曲突然断了气。把特意抓来的这伙人就这样结果了太可惜，我便慌忙把绳子放下、解开，然后再往他头上泼上冷水。他“呼”地喘了一口气，苏醒过来了。“不要紧啦！”就这样，硬把他拉回牢房去了。我本想继续拷问，但考虑到这会使他垮下来，会使他意外地固执。这样继续下去，那就糟了；如果巧妙地搞，就会立大功。于是，我在心中决定变换一个手法试试。我吩咐棚叮，在给曲的食物里——在高粱粥的清水上面，在代替食盐的咸菜叶上，稍微加上点瘦肉，偶尔也让他吃上一顿便宜的简易饭菜。

此后过了四天，我看他稍稍恢复了精神，就想找个办法让他驯服，于是，把他从牢房里拉了出来。我故意放低声音对他引诱道：“你好好考虑一下，不再折磨你，让你吃点好的，这样不再受苦好呢，还是固执下去受苦好？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给你好的待遇，即使你的伙伴受到处罚，因为是你告发的，你有了功劳，也就可以饶恕你了。怎么样呀？”曲听得目瞪口呆，安静地说道：“我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地方还要吃什么好东西。自己劳动挣钱吃的，那不知道有多么好吃。快让我回去。”

“是吗？这里可不是一般的警察看守所呀。一旦进来了，要是想那么容易地叫你回去，那可是大错特错了。要想叫我饶你，就要听我的，你平心静气地好好想想吧。”

把曲扔进牢房后，我想好好给他找个女人，让他抱抱，挫败这个家伙的骄气。那天晚上，我吩咐特搜班班员于焕

章，叫他从万根大街的窑子带来一个女人。女人看到牢房，脸色苍白地发着抖，哭丧着脸哀求让她回去。我微笑着说道：“你用不着担心，这不是要处罚你，你安下心来吧。进去和他睡一觉就行了。”接着，我又对这个吓得瞪大眼睛缩成一团的女人威吓道：“这是警察的命令，不声不响地靠近男人，和他睡觉。什么也别说，要是说了什么，可要严厉惩罚你。好吧！”于是把她押进了牢房。

此后经过了一个钟头左右，让女人从牢房里出来，我的指望完全落空了。我对提心吊胆、低下头来的女人说道：

“我对你明明说得那么清楚，为什么你没有和他睡呢？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这么说，女人就回答：“我如果不照您说的去办，后果可怕。我正在引诱他的时候，他把我的身体抱了起来，仔细看着我的脸，一边用手抚摸着，一边问我老家在哪儿？父母在吗？我一声不言语，他就让我说和他一起睡了，叫我回去。”我申斥着她说：“好，你回去。可是到这儿来的事跟谁也不许说！即使稍微说走了嘴，我可也不答应呀。”于是让吓得发抖的女人回去了。

这个手段也不灵，可是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我想再对他逼供试试。第二天早晨，又把他带了出来。曲一进入屋子，我就责问道：“为什么你辜负我的好意？”曲用激烈的语气断然说道：“我不想要什么女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叫我出去，不要用那种办法骗人！”我听了这话，勃然大怒，喊道：“没管教好，反而增加你的傲气！”接着，大声呼叫棚叮。棚叮慌忙跑了进来。我吩咐他说：“把这家伙带出去，作为柔道的练习对手尽情地摔吧。”

棚叮猛力抓住曲的手腕，拉到走廊，迅速提着他的腰扔了出去。突然倒下的曲，急忙把身体抬起，一把抓住想要揪

他后脖领的棚叮的手，使劲推开。棚叮摇摇晃晃地被推到了后边。我看到这种情况，转到后面，用脚一扫。曲一个闪失，身体倒了下去，棚叮便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然后凶狠地朝他的头揍去。

“柔道也危险呀！”我说道。非常愤怒、不考虑后果、一味蛮干的棚叮站了起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手搭在棉袄袖子上。曲又反过来抓住棚叮的手。

“这个混蛋，尽干这种可恶的事。”棚叮把曲拉了起来，用柔道的过背摔法摔了出去，然后又抓住咬紧牙关、牢握拳头、想要站起的曲的后脖领喊道：“你还想反抗吗？别神气！”使用柔道的各种手法把曲狠狠地摔着。曲终于不省人事，昏迷过去了。看到这种情况的棚叮，慌忙在他脸上泼上冷水，他好容易才苏醒过来。

那天晚上，我对清水说道：“怎么也没有头绪。那个家伙，头脑灵敏，刚强，是一个有前途的男人。如果培养成为密探，好好使用，一定能够得到大案件的线索。要是那样，我们彼此都能够立大功了。怎么样？”清水随声附和道：“不用着急，长时间做驯服工作，可以当密探使用呀！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天，我开口对曲说道：“关于你做宣传的事已经不追究了。怎么样？你听我的话，当密探吧。要是那样，既可以救你的命，也可以悠闲自在地赚钱。”曲盯着我回答说：“我不会骗人、说谎，不会虐待无罪的人。”我想设法得到他的欢心，便安抚道：“是吗？我做的是稍微有点过分粗暴。老实说，是因为博克图的特务说你做过宣传，没说错，我认为你是你隐瞒了才拷问的。你不要总带着强烈的反感。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才对吧。”说完，便把他送到牢房去了。后

来，我吩咐棚町说，看守着他，可以让他一天一次跑到外面的厕所去倒马桶，或是让他散步，逐渐把监视松缓下来，从远处看守着他。

这样经过了10天。有一天，棚町告诉我：“从昨天起，我想已经没问题了，在特搜班的人口，派武装人员进行监视，让曲一个人去厕所试试，他完事就赶快回来了，他还向武装人员打招呼，心情好像相当平静。”

那天晚上，我悄悄靠近曲的牢房，偷看里边。他靠着墙壁，闭着眼睛，后来又安静地把眼睁开，一边望着顶棚的角落，一边露出了轻微的笑容。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可怕，但是想到这副药果然见效，便心中决定：“到这个程度就没问题了。那就要让清水出面正式拉拢。”

第二天，曲去厕所没有回来，我悔恨得跺脚大喊大叫，匆忙召集管下的特搜班班员，拼命地搜寻。是大白天出的事，而且时间也明明不长，可是，马车夫和路上的行人，以及街尽头的农民，谁都说没看到过这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收到了博克图特务股长的报告，说最近绰尔的山上工人怠工，很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去年的集体逃跑或许会重演。“满洲国”垮台、日本战败的这种流言到处传播，也有中国人抗日感情逐渐明显起来的情报，这也是被压制的心情对战局的反映吧，有点不安的忧虑涌上了我的心头。

筒

原籍：长崎县西彼杵郡

出身阶级：杂货零售商

学历：私立长崎贸易商业学校四年级中途退学

职业：市政府事务员

所属部队名：旧满洲兴安总省警务厅特务科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11月25日，长春市祝町朝日大楼
三楼

年龄：46岁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8月）

1956年7月回国后，守着好不容易领到的零售酒的执照，拼命地不断工作，但是慢慢地感到体力不支。去年，把店里的代表权让给了女婿，我们老夫妇只干打下手的活儿，所以比较舒服，而且多少有点空余时间。

1958年参加日中友好协会，对于重建当时停滞的日中友协支部尽了微力，又和友人们合力创办以日中友协会员为主体的日中贸易公司，但由于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而解散了，友协运动也再次趋于低潮。1982年5月，日中友协第31届全国大会在长崎举行，乘机努力重建友协支部，结果组成长崎支部和联县的组织，我担任联县的理事和长崎支部长，重新上台，脚踏实地地工作。

1972年5月1日，我照管的在我居住地区建设的民主诊疗所开业。站在患者立场的民主医疗活动得到人们广泛的支持，现在又在建设一家诊疗所和一所期望有百十张床位的中心医院（都在年内开业）。这10年，我作为地区代表参加友协理事会，现在正巧又看到我孩子在健壮成长，这也是事业发展、扩大中的一件喜事。

另外，日中友协长崎联县组织在“七·七”（7月7日）^①例行反省纪念活动中，举行电影《侵略》的上演和

^① 即卢沟桥事变日。——译者

“谈战争体验集会”。这次活动是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起举办的，我非常感动，非常高兴。现在，处于孕育核战争的危机形势下，我们不仅要站在被害者的立场进行反核运动，同时，也要暴露这次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的很多凶狠残忍暴行，使它们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我祈求这个手记能在日中不再战、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运动中起到点滴作用。我虽然在这个春天（1983年）将到古稀之年，但是作为谈战争体验的主人公，还要在更多的方面孜孜不倦地完成任务。我自信将能毕生进行认罪的具体实践。

（大井健太郎）